

東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列傳卷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陳國新維

劉安世

鄒浩

陳瓘

任伯雨

陳禾

豐稷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虞城多盜犀浦民馴航寬猛不同兩縣皆治爲河南監牧使使西夏還上禦戎書云辯士好爲可喜之說武夫徼冀不貲之寵或爲所誤不可不戒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爲則人心悅天意得矣不

報乃請祠起知涇利二州王師西征徙知陝虜時倉卒督餽餉急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整辦終太僕卿安世自少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輒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介甫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爲不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否則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獎其堅正登第不就選從學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以誠且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

之問於安世對云無之事遂止安世常悔對
甘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
詒理意乃釋哲宗立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光曰光
居閒足下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
相薦也呂公著又薦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
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華要之職自王安石
秉政遂壞舊章今廟堂之上猶存故態因歷疏文彥博
以下七人皆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强市民田罰金安
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爲四凶今
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滅絕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

會吳處厚進確安州詩安世謂確指斥乘輿與梁燾等
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及御史十人皆緣是去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
民間謹傳宮中求乳婢安世疏諫甚切鄧溫伯爲翰林
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乞行免黜不
報遂請外予祠數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呂
惠卿復光祿卿安世爭之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
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
世等家竟徙梅州事在劉摯安惇傳惇與蔡卞必寘之
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脅安世自裁又擢一士

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
世自爲計安世不爲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
僕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
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劉賢妃立
爲后惇卞發前諫乳婢事以爲爲后設時鄒浩旣貶詔
有司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卽位赦至
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
鼎然後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
使入朝蔡京旣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
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

卒年七十八孝宗賜諡忠定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
初除諫官入白母曰言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
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諫官爲天子
諍臣當捐身報國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
安世乃受命母亦竟如其言云安世面折廷爭旁觀者
蓄縮悚汗目曰殿上虎家居無惰容作字必楷絕聲色
貨利之好梁師成用事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
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
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
地下還其書不荅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軾曰若

之真鐵漢也死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
葬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郝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潁昌府教授元祐中上
疏論事蘇頌爲相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哲
宗親擢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願申敕將
帥毋徂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
欺輕重不平浩言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近臣願加省
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
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
劉氏立浩言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

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也望陛下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初願陛下深思之政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藉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傳

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
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
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
謗疏竄之昭州五年始得歸語在太子茂傳初浩除諫
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
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
羣疾作危甚楊時往省之繭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
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贈寶文閣直學士
賜諡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以從父兄任知西河縣有善政與鄉

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天下事
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旣
而以病歸許即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
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
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
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上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徽宗
立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
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景濂仙遊人第進士歷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

其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告回回力贊之且曰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
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且慰安其母逮
廢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擢監察御史數日卒
年五十三錄其子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社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
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人對客問以譏之蓋
韓愈諫臣論云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中甲科歷越州判官攝判明州
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

瓘曰天子待公爲政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
辨瓘曰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誤國如此非
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不爲無罪若指爲
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
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
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蔡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遷祕
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
同執政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
言遷左司諫瓘論議務存大體未嘗及人曖昧事惟極
諫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天擊蔡京將被誅

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璵言外戚
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
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璵出都門繳四
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黃金百兩后亦命
勿遽去界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
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
卽真璵語子正彙曰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
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將投書決去就且
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
移時至箕踞許語璵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

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嬰然跋容信宿出
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
杭守蔡疑京黨也因正彙告京動搖東宮執送京師瓘
併逮開封制獄正彙坐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在明州
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
更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
英罷及是瓘自通州徙台州宰相何執中善京令瓘所
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一日一徙且與疑謀命凶人
石賊知州事執至庭太陳欲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
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者邪賊失措始告之曰朝

今取事堯集爾璿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
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
和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
犯名分乎械慚揖使退執中猶以械爲怯罷之在台五
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
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
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璿所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
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卒年六
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高宗賜諡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入父孜字遵聖名與蘇洵埒仕至

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知瀘州當時稱大
任小任伯雨登進士第由縣簿知雍丘縣撫民如傷御
吏如束濕歷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
章惇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罪語在卞傳建中
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
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
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不戒
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鴻都賣爵唐黑
索糾封此近監也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

言俾權給事中密諭少默卽爲真伯雨抗論愈力且將
期曾布布覺之徙度文員外郎尋知虢州黨事作削籍
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
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
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
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
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
三年而歸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
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
父謫棄官歸養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